



劉思齊 主編

毛澤東

在中央蘇區

東方紅叢書

664611

入
九
清
東

劉思齊 主編

在中央蘇區

中國書店

(京)新登字213号

责任编辑：白晓朗

里 功

车 彦

陈 刚

封面设计：黄晨光

技术编辑：齐广生

·东方红丛书·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

刘思齐 主编

*

中 国 书 店 出 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经销

河北省滦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37×1092毫米 1/32 印张18.625 字数402千字

印数：1—10500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7-89562-594-9/C·10 定价：11.90元

我心中的话

1937年我年仅4岁时就来到了主席身边。虽然时光已流逝55年，但当时在主席身旁呀呀学语、依依膝下的情景至今仍朦胧地留在我的记忆深处。从此以后，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他老人家对我那颗慈父的爱心。几十年里，尽管历经坎坷，然而我始终对生活充满信心，充满希望。

记得10岁时，在新疆我和母亲一起被反动军阀盛世才投入监狱，在党的大力营救下，4年后我的一家与同狱的其他同志们才得以重返延安。是老区的小米、党的关怀及主席的教诲使我长大成人，又与岸英从相识到结婚。“贫穷”的主席把自己唯一拿得出手的一件大衣赠与我们以表达自己的心意；两桌水酒请来朱总司令、周恩来、刘少奇等革命前辈，向我九死一生的母亲和我们一双新人祝贺。岂料朝鲜战起，岸英牺牲。主席痛失爱子，我也成了20岁的未亡人。其后多年与主席相处，无论承欢膝下，或书信往来，老人一直视我为己出，唤我为“娃”、“亲爱的大女儿”，信后总是亲切地落款“爸爸”、“父亲”。

记得1959年的一个夏日，爸爸在他的卧室与我谈人生时，

F153/61 1

说道：“七十三、八十四”，当时我还不知此典出于孔子活了73岁，孟子活了84岁，不禁一怔。爸爸笑着说：“阎王不叫自己去。死亡是自然规律，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猛然意识到最关心我的爸爸最终会撒手尘寰离我而去，不禁怆然泪下。

在爸爸的关怀下，我读书、留学，以后老人家还亲自操心，督促我又成了家。“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丈夫双双下狱，罪名是：“反对江青的现行反革命。”爸爸得知后气愤地写下：“娃娃们无罪”，我们夫妻才得以重见天日。

老人家当年对我说：“我死之后，你要是想念我，就到我的坟上来看看。”十几年来，我多少次徘徊在天安门广场上，望着巍峨的纪念堂，心潮澎湃，感到我的心还在与爸爸对话。几十年来，我作为一个普通劳动妇女，尝尽了人生的苦辣酸甜。如今，我已鬓发花白，但回首一生，聊可告慰爸爸的是，我觉得自己活得还算真实。因为我记住了当年洒泪而别时，爸爸曾抚肩慰我：“你永远是我的大女儿。”

如今爸爸已经走了整整16年了。在这百年诞辰之际，承蒙北京、江西、江苏、湖南以及我家乡山东的朋友们，特别是曾在老人家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一起著文，与中国书店通力合作出版了这套《东方红》丛书，作为纪念。

刘思齐

1992年8月30日写在
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

序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江西瑞金曾被誉为中国的“红都”。以她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是中华大地上的一块赤土。在此建立的苏维埃红色政权，应该说是今天人民政权的雏形，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无产阶级统治的伟大实践，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着极其重要的一页。

在中央苏区奋斗过的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革命的脊梁和共和国的奠基人，也是旧政权的掘墓者。中央苏区是革命的红色摇篮。

本书以凝重的笔触、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珍贵的历史资料再现了中国革命早期那段波澜壮阔、鲜为人知的历史，向今日国人昭示了革命的不易、创业的艰难。

在苏区如火如荼的发展时刻，王明、李立三在共产国际支持下在党内实行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则屡遭打击排斥。1929年6月，在闽西红四军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四军总前委书记的领导岗位，周恩来独具慧眼，鼎力相助，才使他得以复职；1931年11月在瑞金叶坪的赣南会议上，他遭到党内错误批判，被挤出苏

区中央局；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再受排挤，连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也被罢免。中央苏区是毛泽东一生中绝无仅有的大起大落之地。在此期间，这位叱咤风云的伟人被迫退隐于苏家坡、东华山和云石山间的莽林古刹中，每日与老僧相对、神佛相伴、晨钟暮鼓、黄纸青灯……，壮士扼腕、何等悲怆。但身处逆境的毛泽东仍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决定，默默无闻地做着调查研究，为党的明日做着准备，正如他后来回忆所称的过了“四年的小媳妇的生活”。

由于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在“左”倾路线的指导下，红色根据地日益缩小，革命走向低潮，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利。红军被迫北上，开始了人类战争史上的悲壮之举——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亲手创立的中央苏区毁于一旦。在血的教训中，在正反两面尖锐的对比中，一批批红军将士在斗争实践中觉悟起来，直至在遵义会议上拥戴毛泽东重新主政，拨正了革命的航船。

本书作者余伯流、陈钢是红军革命史的研究专家，多年来倾心于中央苏区史的研究，他们深入百里井冈，实地收集、整理了大量珍贵历史资料，为本书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过去已有著作问世。而这次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他们携手合作，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追忆红色政权在中央苏区5年零9个月的艰难历程，意在缅怀毛泽东以及与他共同浴血苏区的先烈和战友们。

编者
壬申 仲冬

目 录

第一章 赣水苍茫	(1)
一、红四军出击赣南	(1)
二、伍若兰捐躯	(5)
三、首战大柏地	(9)
四、东固会师	(14)
五、郭凤鸣暴尸	(18)
六、辛耕别墅的决策	(23)
七、朱德喜结良缘	(27)
八、赣水那边红一角	(32)
九、“鱼会不会睡觉？”	(36)
十、四星望月	(41)
第二章 古田春晓	(45)
一、三克龙岩	(45)
二、红四军“七大”风波	(49)
三、养病期间	(53)
四、“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59)

五、陈毅抵沪与周恩来的支持	(63)
六、中央九月来信	(67)
七、回到前委领导岗位	(71)
八、古田春晓	(75)
九、对林彪的批评	(80)
十、“离开闽西，巩固闽西”	(85)
第三章 铁蹄雄风	(89)
一、争取江西首先胜利	(89)
二、盛赞罗炳辉起义	(93)
三、唐云山旅的覆灭	(98)
四、寻乌调查	(102)
五、“反对本本主义”	(107)
六、第三次挥师入闽	(111)
七、“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115)
八、威武雄壮的红一军团	(119)
九、“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124)
十、牛行示威	(128)
第四章 大步进退	(132)
一、黄茅用兵	(132)
二、永和会师	(136)
三、长沙“火牛阵”	(140)
四、说服长江局代表	(145)
五、吉安的占领	(149)
六、袁水两岸的徬徨和争议	(154)
七、诱敌深入	(158)
八、彭德怀过江	(162)

第五章 富田事变	(166)
一、整肃“AB团”的由来	(166)
二、恶风袭向红一方面军	(170)
三、李韶九“肃反”	(174)
四、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	(178)
五、兵驻永阳期间	(182)
六、一封卑劣的假信	(186)
七、项英与毛泽东的歧见	(191)
八、中央定性了	(195)
九、红二十军的覆没	(201)
十、血迹斑斑的悲惨结局	(206)
十一、沉痛的教训	(214)
第六章 三破“铁围”	(222)
一、“求心退却”	(222)
二、一副对联	(225)
三、活捉“王牌”师长张辉瓒	(229)
四、“红军要有自己的千里眼、顺风耳”	(235)
五、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	(241)
六、青塘之争	(245)
七、横扫七百里	(250)
八、千里回师	(256)
九、出奇制胜	(260)
十、折了黄公略	(266)
第七章 奠都瑞金	(273)
一、邓小平主政瑞金	(273)
二、“赣南会议”之风波	(279)

三、一苏大“开国大典”	(285)
四、就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	(292)
五、小政府与大苏区	(296)
六、制止闽西肃“社党”错误	(301)
七、会见“宁都兵暴”领导人	(307)
八、苏区“五老”	(313)
九、“贤内助”贺子珍	(319)
十、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	(322)
十一、退隐东华山	(327)
第八章 威震漳州	(333)
一、项英请毛泽东下山	(333)
二、赣州撤围之后	(338)
三、夜渡上杭	(342)
四、漳州大捷	(346)
五、芝山红楼的笑声	(350)
六、“季、黄不能杀！”	(356)
第九章 中路坎坷	(363)
一、从水口恶战到连克三城	(363)
二、宁都会议失军权	(368)
三、周恩来与王稼祥的支持	(373)
四、福音医院里的慰藉	(376)
五、“四破铁围奇中奇”	(382)
六、“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	(387)
七、邓、毛、谢、古也成了“替罪羊”	(395)
八、惦念危难中的肖劲光	(400)
九、“相忍为党”	(405)

第十章 经营后方	(410)
一、领导查田中的苦衷	(410)
二、开展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运动	(416)
三、国家银行的中兴	(425)
四、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	(431)
五、创办中央红色医院	(436)
六、别开生面的苏维埃戏剧运动	(440)
七、“模范兴国”	(446)
八、长冈之行	(451)
九、反贪倡廉	(456)
十、根据地的民主选举	(461)
十一、从五中全会到二苏大的困惑	(465)
十二、“你的司令部摆在哪个堡垒上？”	(471)
十三、红井深情	(475)
第十一章 长征前夕	(481)
一、“闽变”前后	(481)
二、“太上皇”的淫威	(487)
三、彭德怀怒斥李德	(495)
四、会昌城外	(500)
五、在云石山古寺	(507)
六、张闻天的心境	(513)
七、第五次反“围剿”败北	(520)
八、大难不死	(525)
九、苏区干部会上的嘱咐	(530)
十、与毛泽覃、贺怡惜别	(535)
十一、于都河畔	(540)

第十二章 出山主政	(547)
一、“三人团”的决策	(547)
二、突破敌人封锁线	(552)
三、湘江之役	(557)
四、通道转兵	(561)
五、担架上的谋略	(566)
六、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	(571)
七、进入最高军事统帅部	(580)

第一章 赣水苍茫

一、红四军出击赣南

1929年1月，天寒地冻，风雪迷漫。漫天的鹅毛大雪，像要把整个罗霄山脉填平似的，纷纷扬扬，下个不停。然而，在这白色的世界里，一股赤色的狂飙，正在迅速地聚集，即将席卷南国的大地。

红四军要下山了！

纷扬的大雪中，前委书记毛泽东肩披一身雪花，往返茅坪、茨坪之间，组织领导这场赤色狂飙的战略大转移。但热土难离啊！一年多来，苦心经营，甚至可以说是用鲜血染就的根据地，闹得红红火火，而今却要离开了。这里的山山水水，是这样的熟悉，这里的父老乡亲，是这样的可亲，能不令人回肠九曲么！蒋介石这个独夫民贼，调集了两省8个旅共18个团的兵力，以何健为总指挥，已向井冈山根据地压来了，风云骤变，形势严峻，红军岂能自对屠刀？！

为解井冈山之危，毛泽东在柏路会议上曾与朱德、陈毅等党政军领导人作出了“围魏救赵”的决策。所幸的是，

彭德怀临危受命，上山伊始，便挑起了统率红五军和红四军32团留守井冈山的重担。毛泽东才稍稍心安了，决计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向赣南出击，迷惑和调动敌军。

出击赣南，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集中集体智慧得出的。其一，赣南地域广阔，有九连山和武夷山作屏障，红军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其二、赣南物产丰富，有足够的经济给养力；其三、赣南距中心城市较远，交通不便，敌人驻军力量薄弱，鞭长莫及；其四、赣南的党群基础雄厚，且有东固的红2、4团互为犄角。

毛泽东的这些想法，在柏路会议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决策既定，红四军即厉兵秣马，集结待命，准备出征。

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分别由茨坪、小行州出发，取道遂川的大汾、左安，踏上了出击赣南的征途。

铁军入赣南，南国一片春。

红四军途经遂川的大汾、左安，上犹的营前等，于1月19日首占崇义县城。崇义，这座偏僻的山城，顿时注满活力与青春。毛泽东在县城张家祠召集了“崇义师资训练所”的地下党员、进步青年朱宗涵、朱宗坦、陈同清、刘高谱等人开座谈会，鼓励他们投身革命事业。翌日，毛泽东、朱德又出席了在崇义县城城隍庙背大草坪召开的数千人的军民大会。布满了干柴的崇义山城，燃起了冲天的革命烈火。

1月23日，红四军旋即占领大余。监狱打开了，被无辜关押的贫苦群众得见天日。“共产党”、“红军”的英名不胫而走。长期受苦受难受剥削的劳苦大众，纷纷投入了打土豪活动。红四军在打土豪的斗争中筹得了现洋一万元，十

余天来一直压抑着的红军战士乐了。战士们深深知道：风雪中转战，历尽千难万险，党代表毛泽东最为辛劳！

在占领大余的日子，毛泽东的心也的确宽松一些了。然而，岂知几天后，赣敌李文彬旅突然来攻，红军来不及集中便仓促应战。部队散成几坨，损失颇大。28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独立营营长张威等英勇牺牲。红四军只得分散撤出战斗，边整理队伍边向赣南山区转移。敌人穷追不舍，红军且战且退。连绵的大山，高峻雄险，白雪茫茫，人烟罕至。战士们攀悬崖，走绝壁，一串串深深的足迹中印满了斑红的血迹。敌人像一群贪婪的饿狼，嗅着血腥，轮番向前追来。为了摆脱敌军，部队疲于奔命，每天半夜出发，一天要走百里方才宿营。伤、亡、病、残，失踪、落伍，严重地打击着这支年轻的红色武装。

毛泽东的心碎了。作为全军之帅，战士的安危，革命的得失，无时不牵动着他的每一根神经。原意转旗东向，一则可解经济困窘，二则牵动敌军，实现“围魏救赵”之计，解救井冈山之危，可是狡猾的敌人并未完全上钩，围攻井冈山的8个旅中只有李文彬部和刘士毅部两个旅前来追赶，井冈山之危未解，红四军主力反而陷入困境。

更令毛泽东心碎的是：何挺颖负伤后，在大余战斗中撤离时，林彪只顾自己仓促突围，置军部安危不顾，置身负重伤的何党代表不顾，致使何挺颖单骑匹马，无人看护，在转至吉潭的夜行军中，从马背上摔下来，牺牲了！年仅24岁。何挺颖是井冈山上著名的“二何”（还有一个何长工）之一，是创建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的功臣。他就学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满怀革命豪情，投笔从戎，态度谦和，沉

稳持重，蕴含内秀，风华正茂。三湾改编后，一直是军中高级领导干部，曾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党委书记，与当时为师长的毛泽东并驱齐驾。他与毛泽东相互信任、支持，同甘苦，共患难，忠实坦诚，心心相印。如今，军出山门，这样一位好同志、好战友，却猝然离去，岂不令毛泽东怆然泪下！

“挺颖，挺颖。你醒醒，你再看我一眼吧……你不能走哇……”毛泽东俯贴着何挺颖苍白冰凉的面颊，痛哭失声，热泪纵横。

朱德、陈毅和四军指战员无不为之动容。大地，一片呜咽。一颗颗滚烫的泪珠，洒落在雪地上，一双双大眼喷射出愤怒的光柱，千余颗心撕裂着：“血债要用血来偿！”

四军在转战中损兵折将，鞍马劳顿，士气低落。毛泽东在是年3月20日代表四军前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回顾这一时期的艰苦斗争时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个团紧跟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但，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天，无绝人之路。

1929年1月27日，四军沿信（丰）（定）南边境游击时，在龙塘圩与郭一清、黄达领导的赣南红26纵队会合了！这不啻是绝境逢生！毛泽东、朱德好高兴。四军战士几近僵冷的心又复活了。毛泽东当即以前委书记的名义写信给安远县委书记李文华（即罗贵波），告知四军长途行军作战，部队疲劳，需要休整，要求安远县委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暴动，准备配合四军攻取安远县城。李文华接信后，立即行动，做好了暴动准备。